



DAI DAI DU
ER TONG WEN XUE
JING DIAN
CONG SHU

跳动的火焰

● 李心田 著



●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跳动的火焰

李心田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解放前,济南市有个火柴厂。厂里有个童工陈小玉,她才11岁,便在工厂的“监房”里当见习装盒工,受尽了老板和工头的欺榨。小玉、二丫等一批童工在进步工人的帮助教育下,与大哥哥、大姐姐们一道参加护厂运动,终于划着了火柴,燃起了光明,她们的眼睛里跳动着闪闪的火焰……

主 编

刘 虔

刘治平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跳动的火焰

李心田 著

责任编辑:陈 新

装帧设计:宋丕胜

美术编辑:宋丕胜 李文侠

插 图:宁大明

封面画:董庆科

责任校对:李春月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印 刷:河北望都县印刷厂(望都县京广路31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787×1092毫米 1/32

8.875印张 167千字

1996年1月第1版

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定价:8.80元

ISBN7—80611—360—6/I·349

写在前面的话

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小金马》《小英雄雨来》《王孝和的故事》《鸡毛信》等一批中长篇小说，在共和国的文学殿堂里享有殊荣，或被电台播讲，或被拍成电影，或被编入教科书，或被译成外文介绍到海外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作品中的鲜活的小主人公，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目中皆为英雄少年的楷模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。

今天，我们把这套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奉献给小朋友们，诚挚地期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了解过去，珍惜现在，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，强化自我教育意识，做一代跨世纪的优秀人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1995年10月1日

他们，是一个美丽的星座

——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总序

刘 康 刘怡平

历史，用时间之石构筑着公正与尊严。

历史，是清醒的。

历史，是最好的评判者与收藏家。

站在历史的舞台上，几乎每日每时，我们都要同生活中那些平庸丑陋的东西告别。风雨里演绎人生，苦难中缔结幸福，唯有崇高永恒，庄严永恒，正义永恒，善与爱的心灵永恒，总之，美丽永恒。而一旦拥有这美丽，我们就不会分手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以我们民族的革命与建设、奋斗与牺牲为背景，实现着一代代少年儿童在父辈们提携下茁壮成长的儿童文学丛书，就是这样的历史珍品。展开在书中的生活，何其丰富多采。看，“红星”在闪耀，“鸡毛信”传遍乡野，“小金马”、“小兵张嘎”、“小侦察员”、“小

游击队员”们行进在历史为他们选择的“五彩路”上，于是有了“小英雄雨来”，有了“王孝和的故事”，有了一代代少年俊杰的崛起。他们是美的，他们的生活是美的，洋溢着崇高的追求、庄严的允诺、智慧的思考、力量与信念的辉煌。他们是炬火，是活泉，是林中的鸣镝，是漠野与瘠地上的花朵，是节日里欢腾的鼓声与歌声。他们的形象，滋养着并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幼小的心灵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忠实的读者。

他们没有远去。

他们是永恒的。

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。

他们闪烁在历史的星空，组成一个美丽的星座。

今天，让我们同我们的小读者一起，走出岁月的幕帷，再一次来到这星光下，去聆听那些动人的故事，聆听那些圣洁的人生在最初的时刻发出的风雷般壮美的旋律……

1995年10月7日，北京之秋。

人们读过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

那个时代过去了。

我这里讲的是造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。

1



一九四八年的初春，济南的上空飘着大雪。虽然是旧历除夕，街道上却是那样的冷清。弥漫的风雪中，偶尔有几个人奔走着。他们多是穿得破破烂烂，显得那么匆匆促促，大概是要为过年筹备点什么东西吧。年三十的傍晚了，只有穷人这时候还出来奔忙，有钱的人家，早已置办了好酒好肉，围着火炉在那里大吃大喝，等待新岁了。

天黑下来了，雪还是纷纷扬扬地下着。鹅毛似的雪片儿扑打着高耸的钟楼，昏黄的灯光照着钟楼上的时针，已经是八点了。

往常这时候，兴业火柴厂的大铁门，总是“哐啷”一声打开，从门内像潮水一样涌

出一大群下工的工人们。他们从大铁门内吐出来，一个个拖着疲倦的身子，又困又饿地往家里赶，嘴里嘁嘁喳喳地咒骂着那累死人的活儿和那欺侮人的工头。

可是今天，钟楼的时针已经划过了八点，还没听见那大铁门的释放声，还没见到从大铁门内涌出下工的人群。

工人们呢？工人还被关在那监狱一样的工房里。

兴业火柴厂的工房，工人们叫它是“监狱工房”。当初兴建这个火柴厂时，工厂主买下了这块地皮，他在周围首先筑起高高的围墙。围墙是用大石块垒起的，又高又厚，远远望去，像个小城堡。然后他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城堡里修起了工房。工房的墙壁也是用巨大的石块垒起的，房子很高很大，只在那高大、坚厚的墙壁上端开了几个很小的窗子。人们走进这庞大的工房，谁都会感到阴森森的。

工人们把这工房叫“监狱”，一方面因为它建筑得那么阴森，另一方面是工厂主对待工人也像对待犯人一样。

童工小玉，就在这监狱一样的工房里当见习装盒工。

小玉，姓陈，她十一岁。按照老习惯，过了今夜十二点，她就十二岁了。虽然她只有十一岁，可是在这工房里劳动已经半年多了。她长得不算矮，但是很瘦，脸色黄黄的，一双大眼睛总是带点困意。这孩子睡得不足哇，早晨六点钟就要进工厂，到晚上八点才能回家，这整整的十四个小时啊！

八点了，装盒工房的女工们还都吃力地劳动着。她们十个人为一个组，面对面站在一条一米多高的案子前，左

手里握着一个空火柴盒，右手在一个木盘里一抓，一下就掏出大约一百根火柴来，“刷”一下送进空火柴匣里，再用手指一顶，一盒火柴就装好了。一拿，一掐，一顶，三个动作只有一秒钟，女工们的手多么灵巧啊，一分钟能装几十盒火柴。但是她们的手全都伤痕累累，血迹斑斑，一双双灵巧的手全让沾着硫磺的碎玻璃屑磨破了。

虽说小玉个儿长得不矮，可是她只有十一岁呀，站在那一米多高的案子前干活儿，两只胳膊总得半举着。为了使两只胳膊不老举着，她在自己的两只脚下垫上两块砖头。唉，踩着砖头干活的小女孩，并不只是小玉一个，哪条案子前都有两三个，全工房的童工一共有五十多个哪！

整个工房里昏昏沉沉的，不但是光线暗淡，所有的工人也都昏昏迷迷的。她们全低着头，站在案子前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左看右看。虽然她们的手是灵巧的，但这时也都迟钝起来，全都那么无力地、慢吞吞地、机械地活动着。如果不是把头拿着打人的板子到处吆喝着，她们准都会站着沉沉地睡去。当然，这会儿她们的心更增加了一层焦急，年三十的晚上啦，谁不想快点儿回家和亲人团聚呀！

女工们迟钝地、机械地向火柴匣里装着火柴，装满了面前的那个方木盘，是整整二百四十盒。装满了一盘或几盘之后，就送到验货的地方去验货，交货。验货的人如果认为合格，便喊声“一盘交！”于是工人再走到旁边的账桌前去领牌。账桌很高，上面有个半圆的铜栏杆，把头在上面坐着，他听到“一盘交”之后，便在来到他面前的人的

木盘子里丢一个铜牌——到月底关工钱时，再凭这个牌领工钱。

“一盘交！”

“当郎！”

“两盘交！”

“当郎郎！”

工房里除了验货人的喊声和铜牌的“当郎”声以外，听不到工人们的说话声——这是规定：干活时说话要受罚的。

小玉又饿又累，又困又冷。她知道今天过年，恨不得一步跨出工房，一下子飞回家去。可是那墙上的挂钟一直不到八点。她不时地向那墙上的挂钟望着。忽然，她拉了拉身旁边的女工金桂香，小声地说：“桂香姐，那钟不动啦，怎么老是不到八点哪？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金桂香也已经多次地看过那墙上的钟啦，她偏过头去小声地和她身边的冯大姐说了些什么，两人又都点了点头。

小玉想，桂香姐和冯大姐准是商量什么事儿，她俩的脸上都那么不平静嘛。

金桂香是小玉的邻居，她今年二十三岁，也是十一岁时就进这个工厂当童工，已经干了十二年了。长期的压迫和剥削，使她的心底埋下了深深的仇恨，也把她锻炼得十分倔强。用把头的话说：她眼里能冒火，嘴里能升烟，打也不怕，骂也不怕，打完了骂完了，她还要斜愣着眼看你！

“冯大姐，魏狗儿捣鬼了！”金桂香说。

“要揭穿他！”冯大姐眼睛里闪着有力的光芒。

冯大姐有三十岁的年纪，叫冯敏，她进这个工厂才二年多。可是她为人热情，肯帮助姐妹们解决困难，所以工人们全都很相信她，工房里有什么事，都愿意找她商量。

这时候在工房的一头，有不少人嘁嘁喳喳说话，继而大声嚷了起来。把头魏宝林腾地一下从账桌后站了起来，他大声吆喝着：“谁说话？啊？快干活儿！嚷嚷什么？”说着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根板子，气呼呼地跑了过去。

魏宝林是包装工房的把头，他个子不高，两腮无肉，鼻子塌陷着，才三十多岁的人，扁平的脑门上已经败了顶。他总好故意把两片薄嘴唇撇起来，以显示自己有心术。他的两只眼溜圆溜圆的，带点儿黄色，显得既凶狠又鄙俗。他对待工人，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像只乱咬人的疯狗。可是在他的经理主子面前，却摇头摆尾，百依百顺，活像只哈巴狗，所以工人们背后都叫他“魏狗儿”。

趁着魏狗儿拿着板子到一边去打人了，小玉忙蹲下来：“哎呀，快累死了！”她说又转过头去看那墙上的挂钟：“那个死钟怎么停住了！”

金桂香把手中的火柴盒向案子上一丢，问冯大姐：“你估计准是过了八点了吧？”

“准是过了，干出的活儿有数嘛！”冯大姐也停下手中的活儿。

金桂香说：“我这回准得让魏狗儿现原形！”

“可要抓住他的手脖子。”冯大姐嘱咐着。

金桂香说：“我有办法。”

小玉的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叫，她蹲在案子下面，简直站不起来了。

“快起来，魏狗儿来了！”金桂香用脚碰了下小玉。

小玉还没直起腰来，魏狗儿已经提着板子走了过来。

金桂香从案子头上拿过“恭签”，递给小玉：“给你，肚子疼，快上茅房去！”

“恭签”是个什么玩艺儿呢？那是资本家整治工人的东西。老板怕工人干活时磨滑儿，在每十个人一组的案子上放着一根竹签，工人出去大小便，必须拿着恭签才能去，每个案子上只有一根，每次只能去一个人。

小玉拿着恭签，刚要向厕所走，魏宝林提着板子赶了过来：“哪儿去？”

小玉站住：“我上茅房。”

“上茅房？”魏宝林瞪起小圆眼，把板子举起来，“懒驴上磨屎尿多！”说着板子就落在小玉身上：“你刚才蹲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肚子疼！”小玉不服地看着魏宝林。

“我看你是身上痒痒！”魏宝林见小玉敢跟他顶嘴，又把板子举起来。

小玉丢下恭签，躲到金桂香身后，魏宝林举着板子跟过来。金桂香把身子向前一横：“管天管地，还能管着上茅房吗？”

魏宝林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管！”

金桂香横着眼睛看了下魏宝林，拾起地上的恭签，向小玉手里一放：“去！”

“哟嘿！”魏宝林把牙一龇，“你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我倒要较较这个真儿！”说着扬起板子就往金桂香身上打。

金桂香把手往上一擎，推住了魏宝林的手：“你凭什么打我？”

魏宝林塌鼻子一耸：“我打你个好管闲事！”

“管闲事？”金桂香冷笑一声，“我还要管一件哪！”她用力把魏宝林一推，魏宝林向后退了两步：“你管什么？”

“那钟！”金桂香指着墙上的挂钟，眼睛里喷着火焰。

魏狗儿慌了：“那钟怎么了？啊？”他说着，不安地向墙上的钟瞥了一眼。

“那钟有鬼！”金桂香提高了声音说。

“那钟有鬼！”许多工人都围过来，哄哄地嚷着。

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魏宝林挥动手里的板子，“你们都跑来干什么？快干活去！去！”

“还干活吗？”金桂香逼视着魏宝林，“该下工了吧！”她冷不防地抓起魏宝林的一只手向上一举：“大家看他这手表，几点了？”

女工们一下子涌过来，争着看表，一面高喊着：“啊？都八点四十了！”

“都过了四十分钟了，还不下工！”

“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天不明就来上班，干到八点就

够受的了，还偷偷地把钟停下，让我们干冤枉活儿，这谁受得了哇！”

“办这种事，不怕断子绝孙吗？”

“谁家没老没小哇，大年三十了，还把我们困在这里。”

“谁办了这昧心事，叫他过不了这个年！”

“怎么？怎么？”魏宝林冒汗了，他像一个被当场捉住的贼，可是嘴里还咋呼着，“怎么？要造反吗？”

冯大姐向前一站：“魏先生，厂里规定八点钟下班，你为什么偷偷把钟停下，让大家干黑活儿？”

“为什么把钟停下，让我们干黑活儿？”女工们齐声责问。

“哼！”魏宝林把小圆眼一瞪：“这——你们都管不着，我叫它走就走，叫它停就停！怎么着了？你们干得了就干，干不了就滚蛋！”

冯大姐冷笑一声：“要是都滚蛋了，这个工厂还开不开？”

“要不干都不干，把他个‘锅碴子’晒起来！”女工们齐声地喊着。

正在这时，总经理郭化雨走进工房来了。这位资本家养得白白胖胖，穿得笔挺、干净。他早年间曾到过日本，回国以后，开办了这个火柴厂。那又高又厚的围墙，那阴森森的工房，都是他经手修建起来的。他的脸是白的，心是黑的。他是兴业火柴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不但济南有他的火柴厂，而且在胶东、在鲁南又修建了分厂。他

会交结反动官府，军阀张宗昌时期，日本鬼子侵略时期，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，那些衙门里，他都能随便出出进进。不断增长的资本和同官僚的勾结，使得他野心勃勃，要当一个中国的“火柴大王”。可是，工人们是看透他了，工人说他：钱是他爹，爹是王八蛋！只要为了钱，他连祖宗都能卖个干干净净。因为他姓郭，工人都希望把他摔烂，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，叫“锅碴子”。刚才他一进门时，就听有人喊：“把他个‘锅碴子’晒起来！”他连忙问：“怎么的啦？”

魏狗儿见郭化雨进来，认为正是自己表功的时候，忙跑过去弓了弓腰：“经理，她们想闹事！”

小玉见魏宝林狗仗人势的样子，很想给他装一条狗尾巴。工房里黑糊糊的，人又多又乱，她趁魏宝林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转到他的身后，用两个火柴盒，把魏宝林的大褂后襟套了起来。魏宝林在郭化雨跟前点头哈腰，那大褂后襟一掀一掀的，活像个狗尾巴。

郭化雨还没注意到魏宝林的尾巴，脸上带着微笑问：“为什么闹事？”

魏宝林说：“就为了那钟。”

郭化雨问：“那钟怎么啦？”

“是这么的，”魏宝林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也不知道，这钟大概是该上油了……”

工人们“哗”地一下笑了起来，有的人是觉得魏宝林的话可笑，有的人是发现了他屁股后的尾巴。

“笑什么，笑什么？真是！”魏宝林向工人们挥挥手，

“没上油，走得慢了点……慢了点有什么关系，可她们嚷嚷着，说我捣鬼！”因为他摇头晃脑，所以那根尾巴也跟着摇摇摆摆。

郭化雨脸上的微笑减退了：“谁提出来的？”

魏宝林指着金桂香：“她！就是她！”

郭化雨随着魏宝林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他看见金桂香挺立在那里，两只眼睛冒着火焰。

“那很好。”郭化雨躲开金桂香逼人的眼光，又重复了一下，“很好嘛！”

金桂香冷冷地问：“怎么个好法呢？”

“啊……”郭化雨拿出手绢来擦擦鬓角的汗，“这……关系到大家的事，你出来说说，就是很好嘛！”

冯大姐向前站了站：“经理，你说，今天这个事，错儿在谁身上？”

“错儿嘛，”郭化雨抬眼看看冯大姐，干咳了两下，“谁也没有什么错儿，钟自己缺油了！”

金桂香拨开众人，搬了把椅子走到挂钟下面，她跳到椅子上，打开挂钟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钟摆来：“大伙儿看，是钟缺油，还是人缺德！故意把钟停下来，成心延长时间！”

女工们都很气愤，有人就说：“办昧心事，别卷着舌头说话！”

魏宝林这下子像猴子吃了辣椒，慌乱地扬起手中的板子，恶狠狠地向金桂香：“混蛋！我揍死你！”

郭化雨一下抓住魏宝林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的眼光中

给魏宝林一个暗示，接着又说：“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把钟停了，就不应该，再要打人，就更不对了！”

魏宝林在主子面前要显示一下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郭化雨一下子看见了魏宝林大褂后襟上的尾巴，他那种装出来的严肃也保持不住了，不觉地“嘿”笑了起来，“哎呀，你看你身后边！”

魏宝林以为身后有谁暗算他，忙惊慌地转过身：“啊？谁？”

女工们看着这一主一奴的表演，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魏宝林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郭化雨说：“你摸摸你身后边。”

魏宝林把大褂后襟拉过来一看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：“这是谁干的？啊？”

女工们更哄笑起来，小玉躲在别人身后，喊了声：“嘿，真像条狗！”

“谁？谁说的？有种的站出来！”魏宝林头上暴着青筋。

郭化雨忙出来打圆场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说明你跟大家的关系很好，有人跟你闹着玩儿，这么认真干什么？”

“真他妈的胆子不小！”魏宝林知道这并不是闹着玩儿，“敢给我套狗尾巴！”他掙下那两个火柴盒，狠狠地扔在地上。

郭化雨说：“这倒没什么。不过，把两个火柴盒白白糟蹋了，这就不应该了。”他拾起那两个火柴盒：“大家看看，